大乘起信論一卷 則

馬鳴菩薩造

梁西印度三藏法師真諦譯

歸命盡十方　㝡勝業遍知　色無㝵自在
救世大悲者　及彼身體相　法性真如海
無量功德藏　如實修行等　為欲令衆生
除疑捨邪執　起大乘正信　佛種不斷故

論曰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應
說說有五分云何為五一者因緣分
二者立義分三者解釋分四者修行
信心分五者勸修利益分

初說因緣分

問曰有何因緣而造此論　荅曰是
因緣有八種云何為八一者因緣揔
相所謂為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
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二者為欲
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正解
不謬故三者為令善根成熟衆生於
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故四者為令
善根微少衆生修習信心故五者為
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
慢出邪網故六者為示修習止觀對

末生

治凡夫二乘心過故七者為示專念
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
者為示利益勸修行故有如是等因
緣所以造論問曰修多羅中具有此
法何須重說　答曰修多羅中雖有
此法以衆生根行不等受解緣別所
謂如来在世衆生利根能說之人色
心業勝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則不須
論若如来滅後或有衆生能以自力
廣聞而取解者或有衆生亦以自力
少聞而多解者或有衆生無自心力
因於廣論而得解者自有衆生復以
廣論文多為煩心樂揔持少文而攝
多義能取解者如是此論為欲揔攝
如来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
已說因緣分
次說立義分
摩訶衍者揔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
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
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
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
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
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所言義

者則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體大謂
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
大謂如来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
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
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
皆乘此法到如来地故已說立義分

次說解釋分

解釋分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顯示
正義二者對治邪執三者分別發趣
道相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
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
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摠攝一切法
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心真
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摠相法門體所
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
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
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来離言
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
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
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无實但隨妄
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謂
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
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
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　問曰若
如是義者諸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
得入　荅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
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
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　復次真
如者依言說分别有二種義云何為
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
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无漏性
功德故所言空者從本已来一切染
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别之相
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
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
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
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揔說依
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
相應故說為空若離妄心實无可空
故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无妄故
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故名
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
證相應故心生滅者依如来藏故有
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
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此識有二

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
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所言覺義
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
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
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
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
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
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
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此
義云何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
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
不覺故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
覺於念異念无異相以捨麁分別執
著相故名相似覺如法身菩薩等覺
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麁念相
故名隨分覺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
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
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
究竟覺是故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
觀无念者則為向佛智故又心起者
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謂
无念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為覺以從
本来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

無明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
滅以無念等故而實无有始覺之異
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来平
等同一覺故　復次本覺隨染分別
生二種相與彼本覺不相捨離云何
為二一者智淨相二者不思議業相
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
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
相顯現法身智淳淨故此義云何以
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
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
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
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
不壞故如是衆生自性清淨心因無
明風動心與无明俱無形相不相捨
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
智性不壞故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
淨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所謂无量功
德之相常無斷絶隨衆生根自然相
應種種而見得利益故　復次覺體
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
鏡云何為四一者如實空鏡遠離一
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現非覺照義故

奎

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
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不入不失不
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
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
足无漏熏衆生故三者法出離鏡謂
不空法出煩惱㝵智㝵離和合相淳
淨明故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
故遍照衆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
現故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真
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念无
自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
若離於方則无有迷衆生亦尒依覺
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以有不覺
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為說真覺若離
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
復次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
相應不離云何為三一者无明業相
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覺則不
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能見
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无見三者
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
則无境界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
相云何為六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

起分別愛與不愛故二者相續相依
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
斷故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
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四者計名字
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者
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
業故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受果不
自在故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
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　復次
覺與不覺有二種相云何為二一者
同相二者異相同相者辟如種種瓦
器皆同微塵性相如是无漏無明種
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修多羅
中依於此真如義故說一切衆生本
来常住入於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
相非可作相畢竟无得亦无色相可
見而有見色相者唯是隨染業幻所
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無可
見故異相者如種種瓦器各各不同
如是無漏无明隨染幻差別性染幻
差別故　復次生滅因緣者所謂衆
生依心意意識轉故此義云何以依
阿梨耶識說有无明不覺而起能見

叅

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為意
此意復有五種名云何為五一者名
為業識謂无明力不覺心動故二者
名為轉識依於動心能見相故三者
名為現識所謂能現一切境界猶如
明鏡現於色像現識亦尒隨其五塵
對至即現无有前後以一切時任運
而起常在前故四者名為智識謂分
別染淨法故五者名為相續識以念
相應不斷故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
惡之業令不失故復能成熟現在未
來苦樂等報无差違故能令現在已
經之事忽然而念未來之事不覺妄
慮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
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
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
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
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
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无體可
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故　復次言意識者
即此相續識依諸凡夫取着轉深計
我我所種種妄執隨事攀緣分別六

塵名為意識亦名分離識又復說名
分別事識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
故依无明熏習所起識者非凡夫能
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覺謂依菩薩從
初正信發心觀察若證法身得少分
知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知盡唯佛
窮了何以故是心從本已来自性清
淨而有无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
雖有染心而常恒不變是故此義唯
佛能知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為不
變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
念起名為无明染心者有六種云何
為六一者執相應染依二乘解脫及
信相應地遠離故二者不斷相應染
依信相應地修學方便漸漸能捨得
淨心地究竟離故三者分別智相應
染依具戒地漸離乃至無相方便地
究竟離故四者現色不相應染依色
自在地能離故五者能見心不相應
染依心自在地能離故六者根本業
不相應染依菩薩盡地得入如来地
能離故不了一法界義者從信相應
地觀察學斷入淨心地隨分得離乃

至如来地能究竟離故言相應義者
謂心念法異依染淨差别而知相縁
相同故不相應義者謂即心不覺常
无别異不同知相縁相故又染心義
者名為煩惱㝵能障真如根本智故
無明義者名為智㝵能障世間自然
業智故此義云何以依染心能見能
現妄取境界違平等性故以一切法
常静无有起相無明不覺妄與法違
故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
智故　復次分别生滅相者有二種
云何為二一者麁與心相應故二者
細與心不相應故又麁中之麁凡夫
境界麁中之細及細中之麁菩薩境
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此二種生滅
依於无明熏習而有所謂依因依縁
依因者不覺義故依縁者妄作境界
義故若因滅則縁滅因滅故不相應
心滅縁滅故相應心滅　問曰若心
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説究
竟滅　荅曰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
心體滅如風依水而有動相若水滅
者則風相断絶無所依止以水不滅

風相相續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
水滅無明亦尒依心體而動若心體
滅則衆生斷絶无所依止以體不滅
心得相續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
智滅　復次有四種法熏習義故染
法淨法起不斷絶云何為四一者淨
法名為真如二者一切染因名為无
明三者妄心名為業識四者妄境界
所謂六塵熏習義者如世間衣服實
无於香若人以香而熏習故則有香
氣此亦如是真如淨法實无於染但
以無明而熏習故則有染相无明染
法實無淨業但以真如而熏習故則
有淨用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所謂
以依真如法故有於无明以有無明
染法因故即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
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習无明不了
真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以有
妄境界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
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
此妄境界熏習義則有二種云何為
二一者增長念熏習二者增長取熏
習妄心熏習義則有二種云何為二

一者業識根本熏習能受阿羅漢辟
支佛一切菩薩生滅苦故二者增長
分別事識熏習能受凡夫業繫苦故
無明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
根本熏習以能成就業識義故二者
所起見愛熏習以能成就分別事識
義故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所謂以
有真如法故能熏習无明以熏習因
緣力故則令妄心猒生死苦樂求涅
槃以此妄心有猒求因緣故即熏習
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
修遠離法以如實知无前境界故種
種方便起隨順行不取不念乃至久
遠熏習力故无明則滅以無明滅故
心无有起以無起故境界隨滅以因
緣俱滅故心相皆盡名得涅槃成自
然業妄心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
一者分別事識熏習依諸凡夫二乘
人等猒生死苦隨力所能以漸趣向
無上道故二者意熏習謂諸菩薩發
心勇猛速趣涅槃故真如熏習義有
二種云何為二一者自體相熏習二
者用熏習自體相熏習者從无始世

来具无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
之性依此二義恒常熏習以有力故
能令衆生猒生死苦樂求涅槃自信
已身有真如法發心修行 問曰若
如是義者一切衆生悉有真如等皆
熏習云何有信无信無量前後差別
皆應一時自知有真如法勤修方便
等入涅槃 荅曰真如本一而有无
量无邊無明從本已来自性差別厚
薄不同故過恒沙等上煩惱依无明
起差別我見愛染煩惱依无明起差
別如是一切煩惱依於无明所起前
後无量差別唯如来能知故又諸佛
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
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
方便能自燒木无有是處衆生亦尒
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值遇諸佛菩
薩善知識等以之為緣能自斷煩惱
入涅槃者則无是處若雖有外緣之
力而内淨法未有熏習力者亦不能
究竟猒生死苦樂求涅槃若因緣具
足者所謂自有熏習之力又為諸佛
菩薩等慈悲願護故能起猒苦之心

信有涅槃修習善根以修善根成熟
故則値諸佛菩薩示教利喜乃能進
趣向涅槃道用熏習者即是衆生外
緣之力如是外緣有无量義略說二
種云何為二一者差別二者平等
緣差別緣者此人依於諸佛菩薩等
從初發意始求道時乃至得佛於中
若見若念或為眷屬父母諸親或為
給使或為知友或為怨家或起四攝
乃至一切所作無量行緣以起大悲
熏習之力能令衆生增長善根若見
若聞得利益故此緣有二種云何為
二一者近緣速得度故二者遠緣久
遠得度故是近遠二緣分別復有二
種云何為二一者增長行緣二者受
道緣平等緣者一切諸佛菩薩皆願
度脫一切衆生自然熏習恒常不捨
以同體智力故隨應見聞而現作業
所謂衆生依於三昧乃得平等見諸
佛故此體用熏習分別復有二種云
何為二一者未相應謂凡夫二乘初
發意菩薩等以意意識熏習依信力
故而能修行未得无分別心與體相應

賚

故未得自在業修行與用相應故二
者已相應謂法身菩薩得无分别心
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
行熏習真如滅无明故　復次染法
從無始已来熏習不斷乃至得佛後
則有斷淨法熏習則无有斷盡於未
来此義云何以真如法常熏習故妄
心則滅法身顯現起用熏習故無
有斷　復次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
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
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
已来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
有大智慧光明義故遍照法界義故
真實識知義故自性清淨心義故常
樂我淨義故清涼不變自在義故具
足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斷不異不
思議佛法乃至滿足无有所少義故
名為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　問曰
上說真如其體平等離一切相云何
復說體有如是種種功德　荅曰雖
實有此諸功德義而无差别之相等
同一味唯一真如此義云何以无分
别離分别相是故無二復以何義得

說差別以依業識生滅相示此云何
示以一切法本来唯心實无於念而
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无
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故
若心起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
即是遍照法界義故若心有動非真
識知無有自性非常非樂非我非淨
熱惱衰變則不自在乃至具有過恒
沙等妄染之義對此義故心性无動
則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
若心有起更見前法可念者則有
所少如是淨法無量功德即是一心
更無所念是故滿足名為法身如来
之藏　復次真如用者所謂諸佛如来
本在因地發大慈悲修諸波羅蜜攝
化衆生立大誓願盡欲度脫等衆生
界亦不限劫數盡於未来以取一切
衆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衆生相此
以何義謂如實知一切衆生及與己
身真如平等无別異故以有如是大
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自然而
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即與真如等
遍一切處又亦無有用相可得何以

齋

故謂諸佛如来唯是法身智相之身
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離於施作
但隨衆生見聞得益故說為用此
用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依分別事
識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為應身以
不知轉識現故見從外来取色分齊
不能盡知故二者依於業識謂諸菩
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
見者名為報身身有无量色色有无
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果亦有無
量種種莊嚴隨所示現即无有邊不
可窮盡離分齊相隨其所應常能住
持不毀不失如是功德皆因諸波羅
蜜等无漏行熏及不思議熏之所成
就具足无量樂相故說為報身又為
凡夫所見者是其麁色隨於六道各
見不同種種異類非受樂相故說為
應身 復次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以
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見知彼色相
莊嚴等事无来無去離於分齊唯依
心現不離真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
以未入法身位故若得淨心所見微
妙其用轉勝乃至菩薩地盡見之究

竟若離業識則无見相以諸佛法身
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
問曰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云何
能現色相　荅曰即此法身是色體
故能現於色所謂從本已來色心不
二以色性即智故色體無形說名智
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遍一切
處所現之色无有分齊隨心能示十
方世界无量菩薩無量報身无量
莊嚴各各差別皆无分齊而不相妨
此非心識分別能知以真如自在用
義故　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
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
界畢竟无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
終不可得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
不轉衆生亦尒無明迷故謂心為念
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
隨順入真如門故　對治邪執者一
切邪執皆依我見若離於我則无邪
執是我見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人
我見二者法我見人我見者依諸凡
夫說有五種云何為五一者聞脩多
羅說如來法身畢竟寂寞猶如虛空

以不知為破著故即謂虛空是如来
性云何對治明虛空相是其妄法體
无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
生滅以一切色法本来是心實無外
色若無色者則无虛空之相所謂一
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離於妄
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真心無所不
遍此謂如来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
如虛空相故二者聞修多羅說世間
諸法畢竟體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
亦畢竟空從本已来自空離一切相
以不知為破著故即謂真如涅槃之
性唯是其空云何對治明真如法身
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
聞修多羅說如来之藏无有增減體
備一切功德之法以不解故即謂如
来之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別云何對
治以唯依真如義說故因生滅染義
示現說差別故四者聞修多羅說一
切世間生死染法皆依如来藏而有
一切諸法不離真如以不解故謂如
来藏自體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法
云何對治以如来藏從本已来唯有

過恒沙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不異
真如義故以過恒沙等煩惱染法唯
是妄有性自本無從無始世来未曾
與如来藏相應故若如来藏體有妄
法而使證會永息妄者則无是處故
五者聞修多羅說依如来藏故有生
死依如来藏故得涅槃以不解故謂
衆生有始以見始故復謂如来所得
涅槃有其終盡還作衆生云何對治
以如来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无
有始若說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
即是外道經說又如来藏無有後際
諸佛所得涅槃與之相應則无後際
故法我見者依二乘鈍根故如来但
為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見有五陰
生滅之法怖畏生死妄取涅槃云何
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
本来涅槃故 復次究竟離妄執者
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
可說是故一切法從本已来非色非
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
相而有言說者當知如来善巧方便
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其旨趣者皆為

離念歸於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
滅不入實智故分别發趣道相者謂
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
修行趣向義故略說發心有三種云
何為三一者信成就發心二者解行
發心三者證發心信成就發心者依
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發
心所謂依不定聚衆生有熏習善根
力故信業果報能起十善猒生死苦
欲求無上菩提得值諸佛親承供養
修行信心經一万劫信心成就故諸
佛菩薩教令發心或以大悲故能自
發心或因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能
自發心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
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来種中正
因相應若有衆生善根微少久遠已
来煩惱深厚雖值於佛亦得供養然
起人天種子或起二乘種子設有求
大乘者根則不定若進若退或有供
養諸佛未經一万劫於中遇緣亦有
發心所謂見佛色相而發其心或因
供養衆僧而發其心或因二乘之人
教令發心或學他發心如是等發心

悉皆不定遇惡因緣或便退失墮二
乘地　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
心略說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直心
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樂集一切
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
生苦故　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
无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
善之行　荅曰辟如大摩尼寳體性
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寳性
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无得淨如是
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无量
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
種種熏修亦无得淨以垢无量遍一
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為對治若人
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
略說方便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行
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无生離
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
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
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
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慙愧悔過能止
一切惡法不令增長以隨順法性離
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

勤供養礼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
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
乃能志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
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
法性離癡障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
所謂發願盡於未来化度一切衆生
使无有餘皆令究竟无餘涅槃以隨
順法性无斷絶故法性廣大遍一切
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
故菩薩發是心故則得少分見於法
身以見法身故隨其願力能現八種
利益衆生所謂從兜率天退入胎住
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於涅槃
然是菩薩未名法身以其過去无量
世来有漏之業未能決斷隨其所生
與微苦相應亦非業繫以有大願自
在力故如修多羅中或說有退墮惡
趣者非其實退但為初學菩薩未入
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使勇猛故又
是菩薩一發心後遠離怯弱畢竟不
畏墮二乘地若聞无量無邊阿僧祇
劫勤苦難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
信知一切法從本已来自涅槃故解

行發心者當知轉勝以是菩薩從初
正信已来於第一阿僧祇劫將欲滿
故於真如法中深解現前所修離相
以知法性體无慳貪故隨順修行檀
波羅蜜以知法性无染離五欲過故
隨順修行尸波羅蜜以知法性无苦
離瞋惱故隨順修行羼提波羅蜜以
知法性无身心相離懈怠故隨順修
行毗梨耶波羅蜜以知法性常定體
无乱故隨順修行禪波羅蜜以知法
性體明離无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
羅蜜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菩薩
究竟地證何境界所謂真如以依轉
識說為境界而此證者无有境界唯
真如智名為法身是菩薩於一念頃
能至十方无餘世界供養諸佛請轉
法輪唯為開導利益衆生不依文字
或示超地速成正覺以為怯弱衆生
故或說我於无量阿僧祇劫當成佛
道以為懈慢衆生故能示如是无數
方便不可思議而實菩薩種性根等
發心則等所證亦等无有超過之法
以一切菩薩皆經三阿僧祇劫故但

隨衆生世界不同所見所聞根欲性
異故示所行亦有差別又是菩薩發
心相者有三種心微細之相云何為
三一者真心无分別故二者方便心
自然遍行利益衆生故三者業識心微
細起滅故又是菩薩功德成滿於色
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謂以
一念相應慧无明頓盡名一切種智
自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
衆生　問曰虛空无邊故世界无邊
世界無邊故衆生无邊衆生无邊故
心行差別亦復无邊如是境界不可
分齊難知難解若无明斷無有心想
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　答曰一切
境界本来一心離於想念以衆生妄
見境界故心有分齊以妄起想念不
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来離於
見想無所不遍心真實故即是諸法
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
无量方便隨諸衆生所應得解皆能
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
又問曰若諸佛有自然業能現一切
處利益衆生者一切衆生若見其身

若觀神變若聞其說无不得利云何
世間多不能見　荅曰諸佛如来法
身平等遍一切處无有作意故而說
自然但依衆生心現衆生心者猶如
於鏡鏡若有垢色像不現如是衆生
心若有垢法身不現故已說解釋分
次說修行信心分
是中依未入正定衆生故說修行信
心何等信心云何修行略說信心有
四種云何為四一者信根本所謂樂
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
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
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
修行諸波羅蜜故四者信僧能正修
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衆求
學如實行故修行有五門能成此信
云何為五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
忍門四者進門五者止觀門　云何
修行施門若見一切来求索者所有
財物隨力施與以自捨慳貪令彼歡
喜若見厄難恐怖危逼隨已堪任施
與無畏若有衆生来求法者隨已能
解方便為說不應貪求名利恭敬唯

念自利利他迴向菩提故云何修行
戒門所謂不煞不盜不婬不兩舌不
惡口不妄言不綺語遠離貪嫉欺詐
諂曲瞋恚邪見若出家者為折伏煩
惱故亦應遠離憒內常處寂靜修習
少欲知足頭陀等行乃至小罪心生
怖畏慚愧改悔不得輕於如来所制
禁戒當護譏嫌不令衆生妄起過罪
故云何修行忍門所謂應忍他人之
惱心不懷報亦當忍於利衰毀譽稱
譏苦樂等法故云何修行進門所謂
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離
怯弱當念過去久遠已来虛受一切
身心大苦无有利益是故應勤修諸
功德自利利他速離衆苦　復次若
人雖修行信心以從先世来多有重
罪惡業障故為魔邪諸鬼之所惱乱
或為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或為病苦
所惱有如是等衆多障㝵是故應當
勇猛精勤晝夜六時礼拜諸佛誠心
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常不休廢
得免諸障善根增長故云何修行止
觀門所言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

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觀者謂分別
因緣生滅相隨順毗鉢舍那觀義故
云何隨順以此二義漸漸修習不相
捨離雙現前故若修止者住於靜處
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
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
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
以一切法本來无相念念不生念念
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後以心
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
是正念者當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復
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
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
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淳熟其心得
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
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
退唯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
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 復次
依如是三昧故則知法界一相謂一
切諸佛法身與衆生身平等无二即
名一行三昧當知真如是三昧根本
若人修行漸漸能生无量三昧或有
衆生无善根力則為諸魔外道鬼神

之所惑乱若於坐中現形恐怖或現
端正男女等相當念唯心境界則滅
終不為惱或現天像菩薩像亦作如
来像相好具足若說陁羅尼若說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或說平
等空無相无願無怨无親無因无果
畢竟空寂是真涅槃或令人知宿命
過去之事亦知未来之事得他心智
辯才无导能令衆生貪着世間名利
之事又令使人數瞋數喜性无常准
或多慈愛多睡多病其心懈怠或卒
起精進後便休廢生於不信多疑多
慮或捨本勝行更修雜業若着世事
種種牽纏亦能使人得諸三昧少分
相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或復
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
日住於定中得自然香美飲食身心
適悅不飢不渴使人愛着或亦令人
食无分齊乍多乍少顏色變異以是
義故行者常應智慧觀察勿令此心
墮於邪網當勤正念不取不著則能
遠離是諸業障應知外道所有三昧
皆不離見愛我慢之心貪着世間名

利恭敬故真如三昧者不住見相不
住得相乃至出定亦无懈慢所有煩
惱漸漸微薄若諸凡夫不習此三昧
法得入如来種性无有是處以修世
間諸禅三昧多起味著依於我見繫
屬三界與外道共若離善知識所護
則起外道見故 復次精勤專心修
學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云
何為十一者常為十方諸佛菩薩之
所護念二者不為諸魔悪鬼所能恐
怖三者不為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
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
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諸
悪覺觀六者於如来境界信得增長
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
八者其心柔和捨於憍慢不為他人
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
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
者若得三昧不為外縁一切音聲之
所驚動 復次若人唯修於止則心
沉没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
是故修觀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
有為之法无得久停須臾變壞一切

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應觀過去
所念諸法恍惚如夢應觀現在所念
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
猶如於雲忽尒而起應觀世間一切
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汙无一可樂
如是當念一切衆生從无始世來皆
因无明所熏習故令心生滅已受一
切身心大苦現在即有無量逼迫未
來所苦亦无分齊難捨難離而不覺
知衆生如是甚為可愍作此思惟即
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分別
故遍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
其未來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
衆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以起如是
願故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衆善隨
已堪能不捨修學心无懈怠唯除坐
時專念於止若餘一切悉當觀察應
作不應作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應
止觀俱行所謂雖念諸法自性不生
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
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
而亦即念性不可得若修止者對治
凡夫住著世間能捨二乘怯弱之見

若修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
心過遠離凡夫不修善根以此義故
是止觀二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若
止觀不具則无能入菩提之道
復次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
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
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
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来有勝方便
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
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悪道
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
界阿弥陁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
彼世界即得徃生常見佛故終无有
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
竟得生住正定故已說修行信心分
次說勸修利益分
如是摩訶衍諸佛秘藏我已捴說若
有衆生欲於如来甚深境界得生正
信遠離誹謗入大乘道當持此論思
量修習究竟能至无上之道若人聞
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此人定紹佛
種必為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
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

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過
前功德不可為喻復次若人受持此
論觀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
无量無邊不可得說假令十方一切
諸佛各於無量无邊阿僧祇劫歎其
功德亦不能盡何以故謂法性功德
无有盡故此人功德亦復如是無有
邊際其有衆生於此論中毁謗不信
所獲罪報經无量劫受大苦惱是故
衆生但應仰信不應誹謗以深自害
亦害他人斷絶一切三寶之種以一切
如来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薩
因之修行入佛智故當知過去菩薩
已依此法得成淨信現在菩薩今依
此法得成淨信未来菩薩當依此法
得成淨信是故衆生應勤修學

諸佛甚深廣大義　我今隨分揔持說
迴此功德如法性　普利一切衆生界

大乘起信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illegible]